●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已在中華郵政掛號按照總包特別優益寄送之報紙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一百四十四號

廣告刊例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期刊資洋五角中縫全部一元八角封面中縫及新聞加倍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逐期寄閱全年大洋二元半年大洋一元一角每月大洋二角郵費加一任內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上海香港
馬玉山糖果餅乾公司
乃士餅
每罐一元 每磅五角
南京路三十七號

上海五洲大藥房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確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虛癆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海波藥
清理血分善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污生新身清便凡疥瘡頑癬骨節痠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二元

家藏良藥 龍虎丹

癰疽發背是爲大瘡不成則已成則潰破血流潰爛難收不但痛苦難言竟有生命之虞此龍虎丹一藥是單方秘傳專治一切大瘡無論身上手上面部脚上生何種腫毒來勢凶惡者祇服此藥一劑隔六小時即可化危爲安漸漸消退不須再服誠衞生家必備之良藥也

每瓶兩劑售洋二元 六瓶洋十元

經售處上海寶善街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門牌內興業社 外埠郵購原班回件

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 願中華愛國者吸雙喜烟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西醫張世楷秘製 中國瘰子頸膏藥

說明

凡男女之患瘰子頸者均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若男子患之者必致終身血虧發育不因傳染妻子貽害無窮若女子患之者必致月經不調子宮之力終身難孕遺禍丈夫豈不危哉本醫士存心濟世不惜工本將秘傳良方供諸社會非爲名利焉

功效

此膏藥須貼在患處無論穿破流膿皮圓起栗貼此藥在二月以內均可消散復原既可免刀割之苦又可除終身之害每張貼一星期須換一次貼五六張包可斷根不效退還原洋外埠函購郵票九五折寄費加一 價目每張大洋三角每打三元

發行所 上海法界寶昌路寶康里口博愛醫院外埠可從郵局函購寄費加一

寄售處 英界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本埠諸君可以就近購取

帆船商標 立退脚腫丸

鈍根

◉君患脚腫乎？君患脚腫而欲痊愈乎？請服帆船商標立退脚腫丸，必能使君健步如初永無痛苦•

脚腫，是一種很凶惡的疾病•不但妨碍人家行履自由，並且還有性命的出入？輛哨！真真可怕吓•但是市上沒有良藥，縱然知道這病是危險的，也是無法可想，卽使延醫服藥，更是淹綿難奏速效，這豈不是醫藥界的大大缺憾麼？去年本製藥社因爲應社會的要求，發明了一種帆船商標立退脚腫丸，一時行銷遐邇，活人狠多，感謝的函件紛至沓來，不說他是藥界的明星，便稱他爲治脚腫的唯一聖藥，哈哈！這藥的功效，就可想而知了•患脚腫的諸位先生！請快買這種藥吃罷•

每盒大洋六角外埠另加寄費

◉總發行所上海南市永盛碼頭濟華製藥社

（附白）外埠各寶號如願經售折扣從豐請致函本製藥社接洽可也

各界需製照相 銅版 鋅版

請向三馬路望平街轉角 五層樓洋房 申報館照相銅版部

其成績 請閱每期晶報登出之鋅版時事畫及銅版照相片

和盛首飾號

本號創自同治季年專辦頭等鑽石珠寶翡翠鐘表精鑲白金 中外時新首飾金銀器皿定價劃一不合包退回換併收兌白金鑽砂自煉白金零兌壹拆或代鎔代化格外克已如蒙賜顧請惠臨上海江西路一九八號電話中央一五七七號

瘡藥

天泡瘡膿窠瘡黃水瘡爛疥瘡乾瘡濕瘡等以此藥搽之止癢定痛內服外搽三日可愈不再復發包愈每一收藥本洋元人不好還洋貧病半價外埠函購款由郵匯寄數加一郵票通用經售處上海五馬路西貴興里華玉芳一新旅館對門一百八十號

興業社謹啓

內服 海艸精 清血解毒

每瓶一元八角 每打洋十六元 各外埠本分社均有發售

花柳症及外症第一妙藥

失足花柳之場既受其毒往往不肯告人而求治於江湖醫士一經包醫往往徒費金錢受毒更甚故遇諸般花柳毒症稍自覺察減巳發出不如趁購此海草精乘水服之並無攻瀉之害自能將毒漸漸消散永無後患可謂至靈至穩又凡一切外症不論重輕皆可服此立奏奇功因其專清血分血分清則毒無有不盡其

總發行上海中英大藥房

光學精深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泥城橋東 精益公司鑒

電話三八九五

本公司爲中國首創第一家精製各種科學鏡片驗目配光均極準確早蒙社會各界所稱許除前得巴拿馬萬國博覽會及各大賽會金銀獎牌外復承當代偉人頒賜匾額宏獎提倡足見本公司名副其實也

精益眼鏡公司啓

萬應消瘰丸

頸癧一症患之甚衆之難雖有良藥外治然非愈施內服不爲功此丸係峨嵋山人所秘傳無論瘰癧成串穿破流膿服之如沸湯潑雪漸漸消退三日見效一月包好每料八兩售洋五元外埠函購寄費加一發行所上海愛而近路善慶里四弄一家正誠藥廠經售處上海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

上海休城胡開文 新發明草筆

自明代陳白沙先生創制茅筆粵中雖有傳其法者惜不多得本莊中人研究斯術有年始發明一種黃山異草仿白沙法製之成筆名曰郭山茅穎其堅韌耐久圓滿和柔較羊毫兔毫尤爲適用敢承滬上各大名書畫家交口稱善函贈諸公海內爲文人學士墨池之一助本莊並藏有百年前上品古墨花樣繁多不及備載如蒙賜顧倍極歡迎

棋盤街交通路口休城老胡開文啓

真正育亨賓片

本藥房新自外洋運到著名藥品育亨賓專治腎水不足陰氣虧損服之固本養元煥發精神業經全球醫生認爲無上妙品

每管十片售洋一元 每打十二管洋拾元

上海南京路四十二號科發藥房謹啓

Doan's Backache Kidney Pills.

背痛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洋一元四角每打洋十四元

上海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啓

背痛乃腎虧之朕兆宜速治腎此丸專治腎弱所發之病如腰背痛臂筋痛膀胱炎水腫小便有石小便頻數小便短少等症著奇效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改詩的討論

（丹翁）

小子不學、不懂得甚麼叫做『烟士披里純、』只記得古人有句『詩言志』的話、人的心理不同、做的詩那裏會同呢、改人家的詩、就是要將人家的心理、變成自家的心理、如何能做得到呢、老友胡適之先生、因爲胡懷琛先生改他的詩、便在時事新報的學燈欄內、將不可改的原故發表出來、令我們多時的懷疑、全然明白、眞是叫我們心悅誠服、快活的不可言了、但是、『戲胡懷琛先生這一改、胡適之先生必然以爲大家全能領會他的好處、怎肯細細講來、我們也應該感謝胡懷琛先生了、胡適之先生既將他的好處細細講來、自然不勞再改、却對於是否應該改的問題、說暫且不討論、想必他是意存忠厚、不肯直說了、我且胡亂討論起來、大約不應該改、不是專爲『烟士披里純』獨一的個人的原故、現在世界的公例、發言必要有發言的權、要有不對、能改正他言論的人、一定權柄、還要比發言的重大些、古來知制誥的、前清內閣批本、翰林院撰文的、不是代皇帝說話嗎、也惟有皇帝才能改他們的文、要是皇帝說得不對、那個再來改他、就是罪該萬死了、時文家代聖賢說話、好在聖賢却死了、不能代他們改、明朝的時文、被清朝的路德改過、路德改的、果然就對、也虧隆萬啓楨的時文大家、全是死人、沒有反響的了、對於活人、除了收過他的束脩、簡直沒有替人家改的權、胡懷琛先生、豈不以爲他是鄉先輩、又在族中年齒較長、便想獎勸後學、和適之先生切磋琢磨起來、也無非成人之美的好意、那知適之先生是個新體詩的教主、敎主的文字、就象皇帝文字一般的尊嚴、絕對沒有旁人插嘴的餘地、胡懷琛先生既然喜歡做新體詩、猶之在下也喜歡做新體文、雖然不能升堂入室、並見沒福做一個及門、總之是適之先生新體詩文的領土裏一個歸化國民、是眞百口賴不掉的呢、你想教主的文學、眞是『游夏不贊一詞』的、豈有個歸化的國民、便想來測測高深的道理、適之先生不嚴加申斥、但說且不討論、豈不已是譏而又譏了嗎、照曹子建說『後世誰復點定吾文者、』可見代人家改文字、不能得名、算是白吃苦頭、唐太宗是個英明的皇帝、魏徵事事直諫、太宗嘗不能容他、後來魏徵死了、他家把本章的稿子宣佈出來、太宗龍心大怒、便把他墳上的碑都撲倒了、兒子的婚也停了、這原是魏徵的不是、文人的文、詩人的詩、就是商人的商標、朋友即便至好、也要在未曾定稿之前、背着人和他商量、才合了曹子建的話、要是在報紙上登出來、好像是毀人名譽、誰也不能受啊、何況是敎主呢、胡懷琛先生的心、我敢說他絕不是毀人名譽、也是和人爭名、不過把適之先生的大作、當作古人文字來研究、竟把做詩的人身分忘記了、適之先生便不開口、合中國做新詩的、都要笑他『不度德、不量力、』眞可憐煞懷琛先生的一片好意呢、孔夫子做的詩『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兩句、全與衞風相同、我小時候問過我的業師、說這也不算抄襲嗎、他老人家不答、倒把我大罵一頓、說聖人的詩、你配胡說嗎、我從此領教、不敢再胡說了、即如適之先生這首『愛情與痛苦』的詩、我兒子問我、兩個苦字、何以能用一個韻的、古人有過的、杜少陵杜鵑的五古詩、不四句連用四個鵑字韻嗎、就是三百篇吁嗟乎騶虞、不是連用兩個虞字韻嗎、那知胡先生說出、我才曉得這詩的韻、是押在第二句第四句的第二字上、我前面的理想、仍舊是胡說亂道了、記得有一年、在教堂裏、聽外人用中國話說教、他說這個耶字、憑你中國甚麼大文豪、只能把他用在語尾、不能用在起頭、惟有耶穌能用在頭上、可見教主的能力、無所不能、我聽了佩服的了不得、現在適之先生的詩、又能在第二個字上押韻、又可見新詩教主的能力、也是無所不能的了、亞們、

船戶打學生

（秋涵）

這一次學生罷課風潮、據外邊人講起來、都像不滿意學生似的、不但不去幫助學生、而且嘖有煩言、咳、我們社會、程度不足、於此可見一斑了、學生情願犧牲求學的大好光陰、拚命價愛國、把國保住了、大家都有好處、你們不怪做父兄的放棄責任、通通叫子弟去担負這責任、你們仔細想想、可還對得住愛國學生麼、近來益發鬧得可駭了、軍人打學生、警士打學生、（見浙江通信）商界裏東夥一齊來打學生、（見安慶通信）學生犯了甚麼大罪、要受你們這般凌虐、變本加厲、所以弄到船戶都打起學生來了、揚州第八中學學生、於五月十二半夜時分、集合十多人、跑上潘家貴錄船、調查日貨、規矩是應該的、偏生遇見那些野蠻船戶、當時竟將該船開到大河中間、蜂擁而上、學生開一句口、便是一嘴巴、有一個陳姓學生、膂力大些、上前抵禦、竟被他們按在艙裏、左一拳右一拳打得吐血、幸喜當時巡士來得快、在岸吆喝住了、將受傷學生抬入醫院、由區長判決、罰潘家貨出十五塊錢、拘留半月、衆學生不服、業已在江都署裏提起訴訟、要求的條件狠多、第一就是注重此後無論白日黑夜、准許他們查貨自由、我因此又想起一件事來、販日貨的也該查、用日貨的也該查、後還須得叫那些居民住戶、三更半夜、不許關門睡覺、聽憑學生檢查、才是徹底澄清的辦法、至於這些打學生的野蠻船戶、那儒林外史小說上、不是有一件事很可發笑的、胡屠戶因爲打了他舉人女壻一下子、那隻手隨即便腫起來、今日學生的身分、比以前的舉人、又高得幾倍了、我但願那些船戶、一個個手上害起老大疔瘡、哎喲哨、痛得要死、問他以後還敢打學生、不敢打學生呢、

梅蘭芳之研究

（續）（十二）　（小隱）

但是怎麼那麼巧、歡迎的都是西皮、一黵二黃也沒有、難道說上海人、專愛聽西皮嗎、我說他勉強唱來不能好、可是我以前還聽過、算我是想當然的話、那說他唱來不見得就不好、現在他可沒唱過、難道說那就不是想當然的話了嗎、陳德霖不能演樊江關是實、王瑤卿不能演祭江、這話要去問問那十幾年前、聽過王瑤卿的去、回來再說、我彷彿是像聽過似的、又說小梅能與陳德霖上下頡頏、這句話狠是駭人聽聞、然而不能怪他、他本沒有看見過德霖、所以覺得像梅蘭芳的、世間上不會有比他再好的、就是德霖好、也未必不能比頡頏、但是以前說過不能比、現在又說頡頏、把我也鬧糊塗了、師傅好、不能保得定徒弟一定準好、徒弟不好、也不能就算是師傅也不好、說了德霖好、就不能再說蘭芳壞、說了蘭芳壞、就算罵德霖、這不但是不講理、直截是脅迫人、恐怕就是紅鬍子、也不能那麼野蠻哪、況且這梅蘭芳、拜陳德霖爲師、不過慕他的名氣、要想借借光、就彷彿上海醫生的牌子上、不是陳蓮舫的弟子、就是費繩甫的門人、這不過是要打他旗號、騙騙人、未必果眞從他學過藝、就是眞學過、也不過是個問業師、俗語說得好、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各人、這好不好、還得看他自己修行的怎麼樣、我因爲看了他師傅、覺得他沒有一些像他師傅的、在這有㞕名師四字上頭、我不能不替德霖出出氣、販馬記的小生、也是很要緊的角色、這妙香的小生、改到如此、已算難得、這是他自慰的話、他既要出來賣藝、這化錢的就不能原諒他是由改造來的、要說沒有別人比他再好、那就不該將就湊數唱這個戲、既然將就湊數、那還禁的了人家說不好嗎、聽戲是開心取樂、唱戲的與我無親、開罪台的與我非眷、我爲什麼要拿着大洋錢、到那裏秝秝原諒、秝秝體貼、我有這個耐性、我對於我家裏上人、我早成了孝子了、那個人說、得了、你又嚕哩嚕囌、說這一大篇、人家又該說你沒條理、沒統系了、我說我是想到那裏、說到那裏、如果要出單行本、自然要有條理、要有統系了、

北通來日記

（繆子自北京寄）

北通州距京師密邇、顧余爲俗冗所羈、未嘗一履其地、會通人果君重甫、於三月十日、爲其封翁設帨稱壽、並約票友暨名優演劇、果君唱武生、翠小樓、唱白殊肖、是日蓋亦斑衣綵舞焉、余旣承果君之約、遂乘京奉路火車、自正陽門車站、赴通州、同行者皆票友與內行、有相識、有不相識、但知其皆往通演劇耳、十一時半車始行、越半小時、卽抵通州、乘人力車、入瀛輪門、至南街果宅、摳衣升階、賓至如雲、隔院遙聞管絃雜奏、蓋開戲久矣、遇朋儕多人、同至劇場觀劇、花臉于雲鵬、方演白良關也、俄而張盛鑵、列廣座、余偕友相將入席、餐後楊君株森及包君歐陽君等、皆思出游、遂同出果宅、其時赫曦正烈、步行至西街、汗涔涔下矣、顧郊外風日明媚、野花絢爛照眼、胸臆亦殊爽也、包君忽欲作狹邪游、一探其異、遂乘人力車往、至則有牌坊榜其眉、曰校書里、蓋以爲勾欄之標識也、入之但有二等、而無頭等、而其所謂二等者、視京師之二等、且望塵勿逮、其人皆蘇陋不可嚮邇、庭宇尤湫隘、稍流覽、卽廢然去、復歸果宅、其時劇場剛演老伶余玉琴與德珺如之悅來店、玉琴當年極負盛名、京師人所稱爲余莊兒者是也、佈十三妹雖年稍衰老、而英爽之氣、猶露眉字間、身手夭矯、白口研鍊、時下鶯伶、莫能抗手、珺如亦老矣、狀安公子之怯弱、頗極其致、此下爲老鳳友恩君禹芝之戰蒲關、余此時已至後台扮戲、不能更在台前聆其雅奏、蓋蒲關之下、卽爲余與楊君潤甫之借趙雲也、此劇余學之於王福壽、玆爲第三次之演唱、趙雲扮像、須紮靠、打軟紮巾、登台卽起霸、中間場子甚繁碎、最後且輿典章起打、余不待終場、已汗出如漿矣、及下場卸裝、偕楊君四五人、別果君、亟出果宅赴車站、則火車剛至、急購票登車、此爲通州末次開往京師之火車、脫稍遲、余當日不能返京師矣、同行皆爲余稱幸不置、余玉琴亦同車、語余曰、通州三十年前、繁庶之象、不亞津門、當時至有小北京之稱、曾幾何時、星移物換、頓成搖落、非復舊觀矣、又與包君絮絮談勝清遺事、遙指窗外、堤柳合圍、若不勝有禾黍之悲者、蓋玉琴供奉內廷、垂四十年、其眷懷故國、惓念舊主、亦安足異耶、五時有半、抵京師正陽門、歸復浹月、當纏綿多病、杜門不出、追憶北通半日之游、雖時間迫促、未能暢觀、而志曠神怡、固家居所未嘗有也、因濡毫記之、以誌其勝、

愛克司光

（一）（一）（八）　李涵秋著　禁止轉載

第八回　假撮合威脅平民　眞風波驀生中霄

麗符此時方才知道已爲張三丰捉弄、他是少年情性、忍不住怪賊起來、嚷道、豈有此理、分明是我買的人、舅父如何强佔了去、張三丰不慌不忙、撚着鼠鬚笑道、妙哉妙哉、你買的人、你出了幾多銀子的、衣服首飾、你可化費一文沒有、別的事或者還可以趁着現成、這件勾當、萬萬徇情不得的、沒的舅舅拿錢買人、轉讓甥兒前去睡覺、若使果然有這道理、我也情願去做甥兒、倒轉過來喊你舅舅了、笑話笑話、可謂千古奇談、麗符急道、身價銀子、原是舅父替我墊出的、後來我少不得如數歸還、張三丰笑道、可又來了、這句話便見你的情虛、你既沒有錢、我也犯不着替人出錢、便是一個黃麵饑饉、誰出錢還饑饉便是誰的了、你不要使出你們那一種新學說、又是甚麼公妻呀、又是甚麼自由戀愛呀、我一槪是不懂得的、你們中了那些新學說的毒、疑惑這小玉子、你我甥舅兩人、可以公起來、那就糊塗到腦子裏去了、麗符方待再說、外邊早奔入許多家人、大聲吆喝、縣知事兪大人駕到、張三丰便撇下麗符、早堆着笑臉、迎至滴水簷前、拱手說道、光寵光寵、蘭翁竟肯屈尊下降、眞是萬分榮幸、蘭軒一面走、一面笑道、不然、早就來了、省裏爲着禁秭糶粟、同那防範學潮的、特的派了委員下來、同兄弟接洽、那位委員太謙、據說曾在日本留學過的、烟癮又大、（其人其事、順口讀去、使人失笑、）絮絮叨叨、纏着兄弟急切不能分身、好容易將他請入天成旅館住下、兄弟所以抽了空兒、特大人賀喜、張三丰笑道、蘭翁眞可算是青天了、前日小妾的身價、不是當着蘭翁、交給侯標收去的、不料舍外甥他忽然異想天開、說這欵子是我替他墊出的、蘭翁最明白事體、世界上可有個買妾還要賒賬不成、諾諾、這就是舍外甥麗符、他正在這裏同我辦理交涉呢、他也是個學生出身、其不近情理地方、眞是較尋常人要加得百倍、我不相信我們中國、總歸是氣數太壞、不做學生則已、做了學生、他就橫起來、省長明燭機先、派委員下來防範這事、到是扼要辦法、…他們說着話、彼此都分賓主坐下、蘭軒將麗符望了望、見他一表非俗、心裏明知張三丰無賴、却也不便說甚、轉般殷勤勤、同麗符寒暄了幾句、又說小役候標、委實是同張大人接洽的、兄台如何又生出別的枝節、麗符氣憤憤的將前後事迹、當着衆人又覆說了一遍、言間非常懊惱、蘭軒笑道、兄台同張大人各有理由、急切殊難解決、不是兄弟說句笑話、這眞叫做淸官難斷家務事了、……一句話說得衆人鬨然大笑、（未完）

夕陽紅檻錄

（二）（四）　鵝雛

江春濤下士可風

第六章　何愼齋立身惟孝

那漢子說道、我嗎、我不瞞先生說、家裏只有一個六十幾的娘、年紀大了、是要靠我養活他的了、愼齋道、那你還沒有娶妻嗎、漢子笑道、阿呀呀、先生、你倒說得好容易、我們一天到晚、挑着這副担子、或者閒下來、帮有人家種種田做做活、能賺得到幾文、拿來養娘還不殼、還有什麼大福氣來娶親、方且我一生一世、只靠着一個娘、現在娘也只靠着我一個、我們娘兒兩個過慣了、這娶親不娶親、倒也不在我心上、（粹然純孝之言、便覺李令伯陳情表之爲繁、不但今世無此人、卽近日小說、亦無此稱筆墨也、）愼齋聽了、不覺大喜、伸手一把扯住了那漢子的衣服、笑着道、好極了、大哥、請你進裏面書房裏坐、咱們談談天、我眞要和你做朋友了、那漢子詫道、先生、你是學理的先生們、念書人很體面的、我們做小賣買的粗人、那裏好和你先生坐着談天呢、愼齋笑道、這個我們不用講究、我做先生的也是個人、你賣菜的也是個人、我家裏有一個娘、你家裏也只有一個娘、我靠坐館、來養活我的娘、你靠賣菜、來養活你的娘、我們不是一般嗎、來來、老哥、你不用和我客氣、沒事可請進我的館裏來坐地、我們大家講講孝養父母之道、倒比讀沒有用的書、做無益於人的文章、有益的多着哩、那漢子聽了、倒也心下明白、笑着又說了一回、方才去了、從此以後、何愼齋果然和那賣菜漢子做了朋友、天眞爛漫的談此溫淸定省、倒比學裏的同案、文會裏的同窗還親密些、有些人知道了、有說他是玩世不恭有激而發的、也有說他是不知自愛、辱沒了斯文體統、下與細民爲伍的、（嗚呼公等之自愛、之體統、我知之矣、）愼齋却一切不理、我行吾素的又過了幾年、直到一年、秋試中式、便有人請到杭州去、處了一個優館、家道方才從容些、這多是三十多年前的話了、愼齋自秋試得中之後、那年上春官、恰値拳亂的當兒、便和一個同上公車的舉人夏吟松、一個滿州名士姓貴的、慷慨言事、上萬言書、從此名滿天下、又究心治理、餘事文章、譯了無數的東西洋書籍、愼齋先生四個字、是婦孺皆知的、（未完）

梅黨之寫眞

（小隱）

雲和堂的老客人、既要盡督護的責任、遂不能辭跟包的勞苦、

寒雲說的那些餅麯、借個題目、顯他的才子風流、這也是廣告性質、

武人政客、弄的造孽錢太多、窮奢極欲、選色徵歌、也不能不隨餅麯後頭、博一個風雅的虛名、

獨霸江淮的實業大家、爲他戲園營業、所以三請五邀、小友叫得肉麻、更恐居心難問、

政客名流、所蓄的鶯光罩聘仁一流人物、跟到裏頭幫幫閒、既爲無上之榮、多少也可沾點光、

市儈伶夫、震於盛名、也在那裏隨聲附和、假充斯文、

想在政界活動的、極力趨奉聯絡、意在借他通通聲氣、

報館、或爲關係所縛、或爲情面所拘、靜檢好聽的說、

投稿的、揣摩風氣、說壞話、怕人家不登、

與報館通聲氣的、四處爲之圈托、於交際上熟習的、隨他當侍從武官、

前淸遺老、腦筋中在那裏想當年的相公下處、拿他還當私坊看待、遂爾神魂顚倒、

小報館、想攬點廣告、也在那裏跟着拍巴掌、

票友、自恨予生也晚、不及見紫雲儂霖、儷他的玩藝、也可算是時髦貨、

老伶工、不合時宜、只好擁戴他混飯吃、

婦人孺子、見他的布景多、行頭好、非常的喜歡、

妖姬名妓、注重臉子、含着些醉翁之意、

鄉下的土老、耳朵只聽人家說梅、一朝瞻仰、眞是見所未見、

書業裏的朋友、爲賣錢起見、也在那裏作校檢的營業、

無聊的文人、替他編編戲詞、作作廣告、總比當教書匠强得多、

所謂北方談劇的大家、平常旣替他當書記、現在更得力圖報效、

所謂南方談劇的大家、乘此時間、包辦輿論、也可大顯身手、

戲園子裏的老板、都存了一副鴇婦心腸、拿他當錢樹子一般看待、

大雄說、這種寫眞、又豈但黨梅者而已哉、凡捧旦脚捧紅角的、恐怕都不外以上所說的心理、

春江花事

（鮑老）

▲和樂三弄花天紅家裏、有個大老四、還是前年從鄉下出來的、出來的時候、在和合坊鴻房間裏粗做、面架子生得不曾壞、就有一個客人叫武陵君、一手提拔他、居然積了幾個錢、現在掮帶擋、拆份頭了、論起理來、武陵君可算是他的飽叔、所以連他家裏的人、都贊成大老四同武陵君住在一塊、誰知道大老四、現在又同蘇東坡結識了、另外組織一個地方、同自己家族方面說、還說同武陵君在一塊、其實不是了、前天武陵君到大老四家裏去、同大老四的婆婆遇見了、雙方一對口、把大老四的黑幕揭穿、依着多數人的主張、要勸武陵君出手、把老四警戒警戒、武陵君說、這可以不必、他既然有靠傍了、我何苦同他一般見識、像這樣的豁達人、一時倒也找不到第二個、

▲三馬路的解語花、雖不見得眞的『花能解語、』人品還生得不錯、在清和坊的時代、的確是很規矩的一個小先生、常言說得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時候却巧三五牌香烟上市、跟局裏邊、有兩個老五、連他三個老五、就成了一種香烟名字、那麼漸漸的變了、因爲這兩個老五、都是天字第一號的胡調大將、解語花就不免沾染了一些氣息、却巧有一個老五、做一戶客人姓孫、在一家汽車行裏做經理、有一天做花頭、來賓裏頭有個姓黃的、同解語花也是『五百年前的風流孽冤、』一見面就要好起來、沒有一天不在一塊、後來竟鬧出賈寶玉同花襲人、在秦可卿房裏的故事來、這也不足爲奇、後來不曉得被那一個促狹鬼、去告訴了姓黃的娘、那姓黃的很孝順、那娘就下了一條戒嚴令、每天晚上十一句敲過、就要回去、不然要特別的『懲戒』、姓黃的沒奈何、依着這條令走、可就把大好良緣弄壞了、解語花恨得很、然而也沒有什麼辦法、這是一方面的報告、又有一方面的消息、解語花自持得很莊重、有一個客人、想了他好癡回心思、總達不到目的、那客人恨極、屢屢的打聽解語花的隱事、並且亂造謠言、一回說他與誰要好了、一回又說他當到一品香了、總之要破壞解語花的名譽、洩洩他胸頭之恨、就是姓黃的這句話、也是這戶客人造出來的呢、究竟兩方面的話、那一邊是眞、那一邊是假、小子多不去管、把他一古腦兒寫出來、給閱報諸君作談話資料、

▲三馬路樂第、請律師寫信給鴇母、有人說是『獨立』、有人說是『解放』、有人說是『罷工』、我覺得這三個名辭、多狠妥當、不過『罷工』、滑稽得很、然而最有味道、

▲工部局取締妓院、叫他們領照會、一般有見識的先生、多私下同客人說、再不料我們吃這碗倒運飯、也有不自由的日子、一般沒有見識的姑娘、却歡天喜地的說道、從今以後、也是正當營業、到節上邊可以開發票討嫖帳了、我們不喜嫖的人、聽到這些話、不甚注意、但是一般著名的漂匪、却不免非常憂慮呢、